

符际翻译视角下的儿童绘本翻译

傅莉莉

摘要: 绘本又称为图画书 (picture book), 在欧美首先发展和盛行, 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 近10年间掀起了一股引进出版热潮, 其翻译问题也开始引起翻译界的注意。然而, 近年围绕其开展的翻译研究大多仅限于语际翻译视角即仅仅关注不同语言符号间的意义转换, 而未考虑到绘本文本的特殊性。作为面向儿童的以图文符号为表达手段的文本, 笔者认为仅限于语际翻译研究视角的绘本翻译研究是不全面的, 忽略了绘本这一文本类型中图画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 儿童绘本中的图画在文本叙述以及意义阐释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 本文试从雅各布森翻译三分法对儿童绘本翻译本体作进一步阐述, 重点从符际翻译视角讨论儿童绘本翻译中的“忠实”和“文化”问题, 以期更全面地认识该翻译现象, 并期待引起学界对于“符际翻译”视角的重视。

关键词: 儿童绘本; 翻译; 符际翻译; 图文关系

[中图分类号] H059

DOI: 10.12002/j.bisu.2016.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3-0061-13

引言

1959年, 雅各布森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一文, 将翻译分为3类: 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际翻译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Munday, 2004)。雅各布森从结构主义角度回答了何为翻译的问题。其中语际翻译是其所谓的翻译本体, 一直以来是翻译研究的焦点, 反映的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单向性阐释, 如汉译英; 语内翻译指在同一语言内部的阐释活动, 如用现代汉语翻译古诗和文言文; 而符际翻译指用不同类型的符号进行的意义阐释, 如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 或图画用文字来讲述。

在以文字文本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时代, 语际翻译是翻译研究者主要的考察角度。但在儿童绘本翻译中, 情况有所不同。绘本 (picture book), 又可直译为图画书。中国大陆一般用“绘本”以区别卡通、漫画、连环画等类型图书。绘本偏“绘”, 突出一定的绘画风格, 发展和盛行于欧美国家, 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

一、儿童绘本的属性及前期译介研究

绘本有3个基本元素：图、文及叙述（方卫平，2012）。前两个是绘本的本质属性，叙述则是加强它们之间联系的纽带。在绘本叙述中，图画担当了较之文字更重要的角色，是完成叙述的主要手段（刘欢，2009；孙建江，2009）。同时，鉴于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在儿童读者的阅读中成为他们检验文字表达准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图文关系是儿童绘本研究中特别要注重的一个层面。

学者们按读者群年龄、叙述文字的有无、叙事性的强弱及功能将绘本进行了分类^①（方卫平，2012；周兢，2007）。本文的研究重点为儿童绘本，它已成为儿童读物的重要部分。作为一种新型的书籍，对于儿童绘本的引介，在近10年大陆及港台地区出现了相关著作，如《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彭懿，2008）、《好绘本如何好》（郝广才，2009）、《享受图画书》（方卫平，2012），这些著作较全面地介绍了绘本的属性及国外绘本代表作品。实际上，儿童绘本的译介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就已经开始。霍玉英（2011）曾系统分析过香港儿童刊物《儿童文学》近30年的绘本译介，考察了此过程中出现的重绘本^②，从翻译目的论角度对此翻译现象进行了阐述，指出译介中不论是图画还是文字的改动，都是出于对当时目的语儿童读者阅读考虑的权宜之计。此外，基于儿童语言的特点，有学者（袁宏，2013）还探讨了绘本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并从词法、句法、修辞等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但实际还是在普通儿童文学翻译的范畴内展开讨论，并未将儿童绘本的特点属性纳入考虑的范围。

鉴于绘本的特殊属性，笔者认为绘本翻译的研究若仅局限于文字间的意义转换和阐释是不充分的，因此亟需引入符际翻译视角。本文拟以雅各布森翻译三分法为基础，对绘本翻译的本体作进一步的阐述，重点从符际翻译角度考察儿童绘本翻译问题，以期更全面地描述和解释其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选取。

①（1）按读者群体年龄，绘本可分为未成年绘本及成年绘本（如几米系列绘本）。未成年绘本又可分为：低幼、儿童、少年绘本。（2）按照叙述文字的有无，分为一般图画书和无字书。（3）按叙事性的强弱，又可分为故事类图书和非故事类图书（方卫平，2012）。（4）根据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类图画书（story picture book），一类是知识类图画书（information picture book）。前者属于虚构的故事文学（fiction），强调叙事性。后者为知识类图画书，以传达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有关知识为主要目的，强调说明性，属于非文学类（nonfiction）（周兢，2007）。

②重绘本指在译介过程中，文字或图画上有重大改动的译本。

二、儿童绘本翻译本体分析及符际翻译视角

在儿童绘本翻译过程中,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均有相对应的翻译行为。语际翻译关注源语到目的语过程,仍为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作为面向儿童的文本翻译,语言要符合目的语儿童的认知和阅读特点,才能更好地再现源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儿童文本的特定功能,因此,语内翻译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部分。仅仅从这两层面来看,儿童绘本的翻译似乎完全可以归于儿童文学翻译的讨论范围之内,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大卫·刘易斯在《阅读当代图画书:图绘文本》中用音乐术语描述了绘本中的图文关系,如“交织”、“二重唱”、“协调互增”、“轮唱”、“合奏”、“对位”(朱自强,2011)。其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儿童绘本与纯文字文本的区别,即在儿童绘本中,图画以及图文关系参与了叙述过程。在翻译中,作为译者必然要在了解图画信息及其与源文本的关系基础上开展其翻译活动。因此,从符际翻译层面考虑绘本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决策是必要的,而有关这一视角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王宁,2006/2008/2015)。

王宁、刘辉(2008)在论述傅雷著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符际翻译本质时,对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本体进行了再阐释,认为翻译本体应该拓宽其空间,纳入其他类型翻译,尤其是符际翻译(文中称为:语符翻译)。与此同时,还提及“读图时代”及该时代图与文的关系:

在今天人们的阅读和观赏中,图像的无所不在和对文字空间的挤压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仿佛身处在一个“读图时代”。我们经常面对的并不是主要由文字组成的阅读文本,而是由文字和图像共同构成的“语符”或“语像”文本,有时甚至图像占据了更大的空间,而文字则仅仅充当对图像的附带性说明。……我们不仅要能读懂文字说明的部分,我们更要能读懂图像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和意义。(王宁、刘辉,2008:29)

在新时代阅读潮流中,图文有了博弈,“文字的中心主义”受到了挑战。儿童绘本在这一时代下,有了特殊的存在意义,其文本可以定义为一连串由“文字和图像”共同构成的“语符”或“语像”连接起来的系统。在绘本中,一段文字对应一幅甚至是几幅画,顺应着图像的叙述节奏,图画分割了文字文本,而其本身也需要由文字连在一起;同时,文字本身也构成了其相对独特的叙述。儿童绘本中的文字并不总是连贯流畅,而是具有很多信息空白、叙述的停顿和跳跃。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绘本文本中图文对应关系要重于文字间的联系。

而图文最基本的关系为阐释关系，在绘本中也不例外。钱钟书先生论述莱辛的《拉奥孔》时，认为在莱辛看来包孕性为绘画别于诗歌的重要特点，绘画突出的是那一片刻，仿佛妇女怀孕，包含着从前种种，蕴蓄着以后种种。而与之对应的语言，往往不是针对整幅画，而是从某个部分、层面或角度切入。在说明图文阐释关系时，罗兰·巴特也曾说过，图像有多义，其能指隐含系列滑动所指，读者得以对所指进行选择，于是多义性构成图像功能的障碍……对此，每个社群都发展出稳固图像所指滑动的许多技巧，以抗衡符号不确定性引起的恐慌，语言便是手段之一。（彭勇穗，2013）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源文本是此阐释过程中“意义”选择的结果之一，用来“稳定”意义，服务读者。然而，在绘本翻译实践中，虽然理论上“译文”可以有千千万万，仍需要把握好原图文关系以及文本内部的统一，以更好完成叙述职能。

由此，再次表明，从符际翻译角度看儿童绘本翻译，除了图文的阐释关系，仍需要关注两个方面，即图像内涵和原文本文字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仍为符际翻译关照下的文字间的关系，如在绘本 *Rosie's Walk* (1971) 中，整个故事借助语法手段，仅用一句话便完成了整个故事的文字叙述部分。

例(1)：Rosie the hen went for a walk *across* the yard/ *around* the pond/ *over* the haycock/ *past* the mill/ *through* the fence/ *under* the beehives, and got back in time for dinner.

母鸡萝丝出门去散步 / 她走过院子 / 绕过池塘 / 越过干草堆 / 经过磨房 / 穿过篱笆 / 钻过蜜蜂房 / 按时回到家吃晚饭。

（《母鸡罗斯去散步》，2009）

原文用6个并列的介词注释了画面中散步的地点变化，相对于整个故事而言，信息量明显不足，但文字对应图画信息所产生出的冲突，却创造出独特的戏剧效果^③。其译文同样借助语法手段实现了原文本文字平衡的节奏效果，并保留了图文原来的冲突关系。

三、符际翻译视角下儿童绘本翻译中的“忠实”

阐释关系是图文最基本的关系。文字内容要反映图画，同时还要与图画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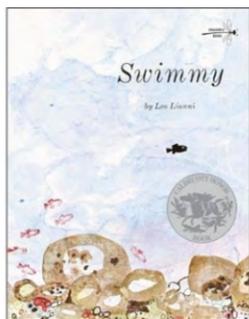
^③ 《母鸡罗斯去散步》为经典的儿童绘本。两条叙述线索分别由图和文传达。文字讲述的是母鸡的散步过程，没有任何波澜，而图画主要描绘在散步过程中，一条尾随母鸡的狐狸经历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遭遇。母鸡的坦然自若和狐狸的狼狈不堪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完成叙述。“译文”是翻译所选择的图画阐释之一,除了对应原文完成相应功能,还需要对应于图画信息。反过来说,在绘本翻译过程中,在图像原貌基本不变动的情况下,图画信息能够辅助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成为衡量绘本翻译忠实与否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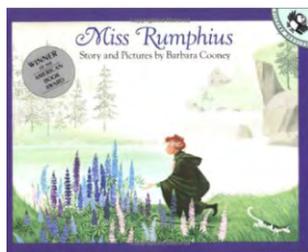
1. 标题翻译中的“忠实”

标题是封面的一部分,其翻译最能体现图、文及叙述三要素的相互关照关系。标题与封面图画共同作用,达到吸引读者、预示内容的作用。当进入目的语后,如果原标题不能实现上述作用和功能,就需照应图像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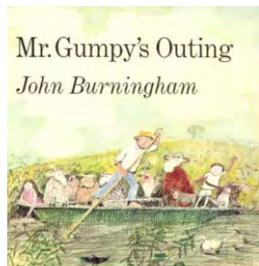
<i>Swimmy</i>	《小黑鱼》	<i>Miss Rumphius</i>	《花婆婆》
<i>Mr. Gumpy's Outing</i>	《和甘伯伯去游河》	<i>Rosie's Walk</i>	《母鸡萝丝去散步》
<i>Fancy Nancy</i>	《小俊妞希希》	<i>Flotsam</i>	《海底的秘密》
<i>Kitten's First Full Moon</i>	《小猫咪追月亮》	<i>Curious George</i>	《好奇猴乔治》
<i>Mix, Mix, Mix</i>	《鲍伯做美食》	<i>Olivia</i>	《小猪奥利维亚》
<i>Diary of Worm</i>	《蚯蚓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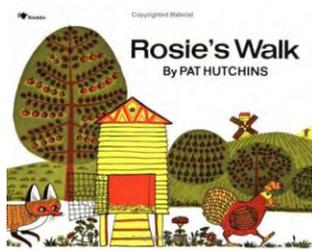
封 1



封 2



封 3



封 4

图 1

限于篇幅只附前 4 本绘本封面(见图 1)。儿童绘本封面常常展示主题或主人公图像。很明显,鉴于文化和审美的差异,直译原标题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吁请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目的语标题都经过了或大或小的改动,但与封面图画却有着绝对的契合,一定程度上较之原标题显化了图像信息。例如,封 1-

2, 均在图像的基础上, 重造了标题, 原标题 *Swimmy* 是书中主人公小黑鱼的名字, 译为“小黑鱼”, 正好照应了封面图画中的那一尾黑色的小鱼。而 *Miss Rumphius* 同样也根据封面信息将主人公改名为“花婆婆”(该书中文版的封面图像有了变化, 但依然可以达到与文本主题及封面图像信息的契合)。封 3-4 的中文标题, 在照应封面图像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释了图像的内容和文本的主题, 信息得到进一步明确。由此可见, 在标题翻译中, 封面图像信息对翻译的阐释及选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 一般信息阐释的“忠实”

在以“目的语读者”为出发点的儿童绘本翻译中, 译者翻译时主要考虑的方面是实现同等的阅读效果。鉴于绘本及儿童认知的特点, 文字对于儿童读者的吸引力远不如图画直接。从这一点看来, 译本不一定要绝对忠实原文, 但一定要忠实地传达图画信息及图文关系, 因为在儿童读者看来, 图画成为他们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例(2): Now he worked in the shop at the bottom of the house, making figure heads for the prows of ships, and carving Indians out of wood to put in front of cigar stores. For Alice's grandfather was an artist. He painted pictures, too, of sailing ships and places across the sea. When he was very busy, *Alice helped him put in the skies.*

(*Miss Rumphius*, 1985: 3-4)

艾莉丝的爷爷在房子的一楼开了一家店, 专门雕刻船头的人像, 以及摆在烟草店门口的印地安人像; 他也是个艺术家, 偶尔会画一些帆船和沿海地区的风景。当他很忙的时候, 艾莉丝就帮他在画布上画几朵白云。

(《花婆婆》, 2007: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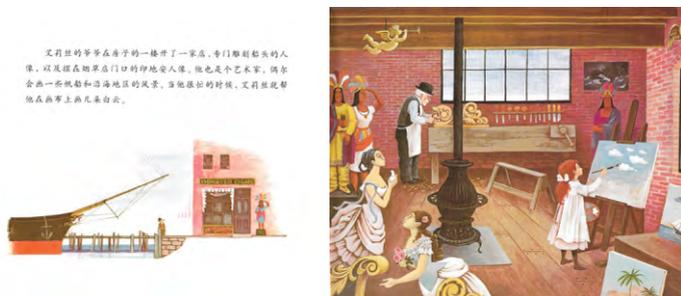


图 2

如图 2 所示, 原文与译文都传达了图像信息, 原文 “Alice helped him put in

the skies”意为，“艾丽丝会帮他在天空上画几笔”，而译文“艾莉丝就帮他在画布上画几朵白云”所传达的信息更贴近图画信息，虽然与原文有信息差距，但不影响阅读效果。

例(3): The Lupine Lady lives in a small house overlooking the sea. In *between the rocks around her house* grow blue and purple and rose-colored flowers. The Lupine Lady is little and old. But she has not always been that way. I know. She is my great-aunt, and she told me so. ...

(Miss Rumphius, 1985: 1-2)

花婆婆住在海边的一幢小房子里。房子的四周，开满了蓝色、紫色和粉红色的花儿。花婆婆是我的姨婆，她的年纪很大，个子小小的，我知道她本来不是这样的。她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

(《花婆婆》，2007: 1-2)



图3

很显然，上例文字并未达到信息对等，省掉了“*In between the rocks around her house ...*”中有关“岩石”的信息，但并未影响译文与图画的对应关系。关于花婆婆的花园，下例也有提及，在这一段中，译者却不能省掉有关岩石的信息，因为图画中有关“岩石”的内容显然是图画信息的焦点之一（见图3）。

例(4): She started a little garden *among the rocks that surrounded her house*, and she planted a few flower seeds in the stony ground. Miss Rumphius was almost perfectly happy ...

(Miss Rumphius, 1985: 15-16)

新房子的前面围了一些石头，她在石头中间，开辟了一座花园，当她撒下花种子的时候，心里非常快乐……

(《花婆婆》，2007: 15-16)



图 4

例（4）配图见图 4。可见该译者也是在充分考虑图画信息重要性的前提下，利用图画信息，对源文信息进行了取舍。由此，在以语际翻译为核心的儿童绘本翻译中，从符际翻译层面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图文关系以及译者在此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

3. 文化信息阐释的“忠实”

在翻译这一跨文化的活动过程中，图文阐释关系所涉及的信息不仅包含一般信息还包含文化信息的处理问题。关于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施莱尔马赫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向原文靠拢；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译文读者，让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在儿童文学的翻译中，学者们偏向于考虑儿童文学的功能性，推崇以“目的语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徐德荣（2004）指出，考虑到儿童文学的本质和读者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翻译应该是一种“透明”的翻译，译者应该尽量“隐身”，适当保留一定的文化因素，但应以“易懂”、不引起误解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不妨通过几个例子，看看符际翻译视角在考察译者有关“文化”问题的具体处理策略。

例（5）：“If you run after me, ”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become a fish in a trout stream and I will swim away from you.”

“If you become a fish in a trout stream, ”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come a fisherman and I will fish for you.”

（*The Runaway Bunny*, 1991: 2-3）

“如果你追上我，”小兔子说，“我就变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

“如果你变成溪里的小鳟鱼，”妈妈说，“我就变成一个捕鱼的人去抓你。”

（《逃家小兔》，200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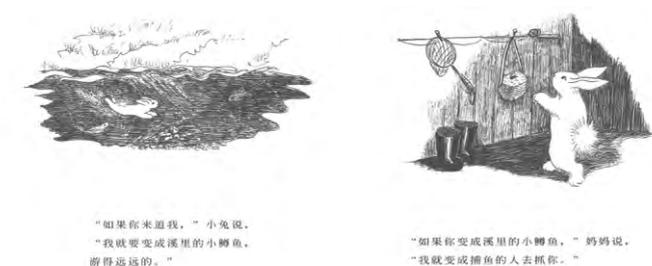


图5

“鱒鱼流” (a trout stream) 指有鱒鱼出没的溪流，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个陌生的文化词，如果直译会影响语言的表达流畅和读者的理解。译者根据图画信息（见图5），将原文本文化信息的焦点变为“小鱒鱼”，弱化了这一文化缺省项，保留了一定的文化意象，又照应了图画，很好地协调了这一“文化”信息不平衡问题。

例（6）：“If you become a mountain climber, ”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be a *crocus* in a hidden garden.”

“If you become a *crocus* in a hidden garden, ”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 a gardener. And I will find you.”

(*The Runaway Bunny*, 1991: 10-11)

“如果你变成爬山的人，”小兔说，“我就要变成小花，躲在花园里。”

“如果你变成小花，”妈妈说，“我就要变成园丁，我还是会找到你。”

(《逃家小兔》，2008: 10-11)



图6

例（6）同样也是依据图像（见图6），用语义手段解决了文化信息不平衡问题。“crocus”为“藏红花”，在汉语语境中不是常见植物，考虑到中国儿童的认知水平和文化差异，用上义词“小花”模糊了此文化信息，实现了与图像信息的相符和读者的顺利阅读。

例(7): My great-aunt Miss Alice Rumphius climbed tall mountains where the snow never melted. She went through jungles and across deserts. She saw lions playing and kangaroos jumping. And everywhere she made friends she would never forget. Finally she came to *the Land of the Lotus-Eaters*, and there, getting off a camel, she hurt her back.

(*Miss Rumphius*, 1985: 13-14)

卢菲丝到处旅行,她爬过高高的雪山,走过沙漠,穿过热带丛林;她看到正在游戏的狮子,跳跃的袋鼠。每经过一个地方,她都结交了一些难忘的好朋友。最后,她来到**东方**的一个小国家。她在骑骆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她的背部受伤了。

(《花婆婆》, 2007: 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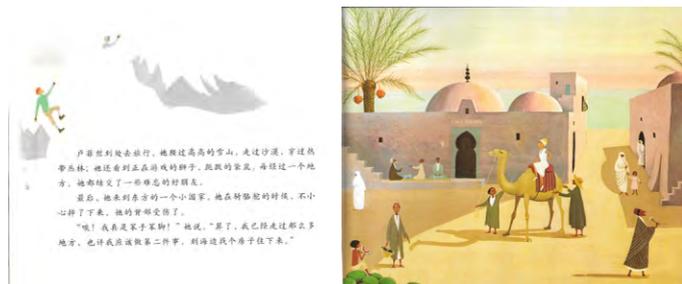


图 7

虽然源文本的信息在目的语中实现了对应,但在目的语的文化(中国)语境里,该例图像显示了译本中一个文化信息的传送失误。其中,原文本中“the Lotus-Eaters”译为了“东方的一个小国家”,照应了源文本中的文化(美国)语境,但在目的语文化中,容易引起误解。根据图画描绘的风土人情可以知道该国家在北非地区^④,实际应为位于中国“西方的一个国家”(见图7)。为了兼顾源文本和目的语文化,可以译为“北非的一个国家”。显然,在图文并茂的绘本翻译中,图画内包含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不可忽视,必须要小心处理。

例(8): So they flew over *Beacon Hill* and round *the statehouse*. But there was no place there.

(*Make Way For Ducklings*, 1999: 13-14)

^④The lotus eaters 在希腊神话《奥德赛》出现过,指北非利比亚海岸地区的人,他们喜食一种植物 lotus,其果实甘之如饴,吃了“即忘故乡,不复思归”。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261134/>。

于是他们又飞过柏肯山和州政府。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译文及图8(左)来自《让路给小鸭子》,2009:13-14。图9(右)为《让路给鸭宝宝》,1969,见释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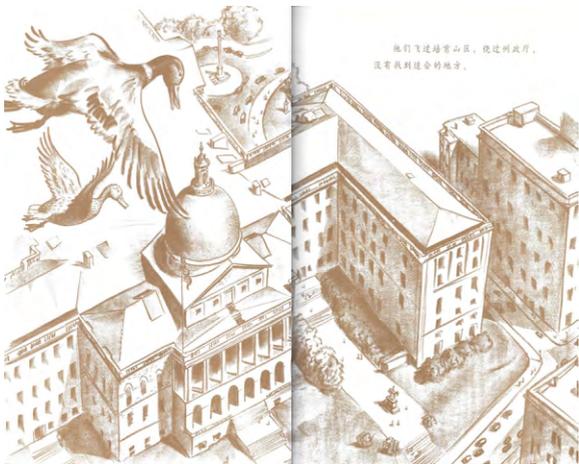


图8



图9

1969年该绘本被初次介绍给中国读者时^⑤,考虑到了其中的文化词汇会影响中文读者的阅读,译者曾改动画面,见图8右图右下角画面,将“柏肯山和州政府”变为了“岛屿与大海”。但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一顾虑随之消失,最新译本保留了原图画,直接将文化词汇放置在译本中。在翻译前,读者的文化接受能力是必须考察的一个方面,但随着跨文化交际及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相信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容忍和接受。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因此在翻译中传达一定的文化信息是必要的,但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显然居于重要地位。不过也有例外,儿童绘本分故事型和知识型(见前文注释①),在故事型儿童绘本中,故事的叙述和儿童的接受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知识型儿童绘本为科普型图书,偏重介绍和说明,一般会倾向于直译异国特有的事物。

结语

在绘本中,文字不一定处于主导地位,它与图画共生共长共同传达着一定

⑤ 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儿童杂志《儿童乐园》译介了大量西方绘本,该绘本在此刊第385期(1969)第10-16页,名为《让路给鸭宝宝》。引自《中国儿童文化(第七辑)》(2011),霍玉英《译介的考量与影响:西方儿童图画书在〈儿童乐园〉》。

的节奏、主题和美学的享受。同时，文字间的连贯衔接远不如一般文字文本，也反映了绘本中图画地位的提升。鉴于绘本及儿童读者认知的特点，围绕其展开的翻译研究若仅局限于语言符号间的意义转换，显然是不全面的。

近 10 年来，中国大陆掀起了儿童绘本引进热潮^⑥。同时，国内原创儿童绘本也在这一热潮中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一双向的发展过程中，翻译的意义不可小觑，而将符际翻译视角引入绘本翻译研究也是必要的。虽然在儿童绘本翻译中，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仍然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但将符际翻译视角引入儿童绘本翻译研究，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与其有关的翻译现象，同时为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另外，在新媒体带来的“读图时代”，将符际翻译视角纳入翻译研究应该是身处这一时代的翻译研究者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rown, Margaret Wise & Hurd, Clement. *The Runaway Bunny* [M] .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1991.
- [2] Burningham, John. *Mr Gumpy's Outing* [M] . London : Random House UK, 1990.
- [3] Cooney, Barbara. *Miss Rumphius* [M] . London : Puffin Books, 1985.
- [4] Hutchins, Pat . *Rosie's Walk* [M] . New York : Aladdin, 1971.
- [5] Lionni, Leo. *Swimmy* [M] . New York : Random House US, 1992.
- [6] McCloskey, Robert. *Make Way For Ducklings* [M] . London : Puffin Books, 1999.
- [7]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8]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9] 芭芭拉·库尼文图·花婆婆 [M] . 方素珍译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10] 陈世明 . 图像时代的早期阅读 [M]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方卫平 . 享受图画书 [M] . 济南 : 明天出版社, 2012.
- [12] 郝广才 . 好绘本 如何好 [M]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
- [13] 霍玉英 . 图像重构:香港《儿童乐园》图画书的转化 [A] . 中国儿童文化 (第七辑) [C] . 杭州 : 浙江儿童少年出版社, 2011 : 142-163.
- [14] 霍玉英 . 译介的考量与影响:西方儿童图画书在《儿童乐园》[A] . 中国儿童文化 (第六辑) [C] . 杭州 : 浙江儿童少年出版社, 2010 : 238-245.

⑥ 相关出版社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明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 [15] 李欧·李奥尼文图·小黑鱼[M]. 彭懿, 阿甲译. 海口: 南海出版社, 2010.
- [16] 刘欢. 当代绘本书籍的概念界定[J]. 艺术与设计, 2009(7): 259-260.
- [17]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 让路给小鸭子[M].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图. 柯倩华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18] 玛格丽特·怀兹·布朗. 逃家小兔[M]. 克雷门·赫德图. 黄迺毓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8.
- [19] 佩特·哈群斯. 母鸡萝丝去散步[M]. 台北上谊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编辑部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9.
- [20] 彭懿. 图画书: 阅读与经典[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
- [21] 彭勇穗. 语像翻译策略及跨文化媒介操纵——跨文化语像翻译初探[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4): 84-88.
- [22] 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23] 孙建江. 从陌生到热捧——图画书出版在中国[A]. 中国儿童文化(第五辑)[C]. 杭州: 浙江儿童少年出版社, 2009: 183-195.
- [24]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翻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5] 王宁, 刘辉. 从语符翻译到跨文化图像翻译: 傅雷翻译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08(4): 28-33.
- [26] 王宁. 重新界定翻译: 跨学科和视觉文化的视角[J]. 中国翻译, 2015(3): 12-13.
- [27] 徐德荣. 儿童文学刍议[J]. 中国翻译, 2004(6): 33-36.
- [28] 袁宏. 从语言层面谈绘本翻译[J]. 淮海工学院学报, 2013(5): 87-89.
- [29] 约翰·伯宁罕. 和甘伯伯去游河[M]. 林良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 [30] 周兢. 早期阅读发展与教育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31] 朱自强. 亲近图画书[M].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1.

收稿日期: 2016-04-13

作者信息: 傅莉莉,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310012,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翻译史、文学翻译。
电子邮箱: lilifu79@126.com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FU Lili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icture book,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Mainland in the 1990s, and its surging introduction. In the recent 10 years solici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most researches confine their analyses and discussion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which merely focuses on the transfer of meaning across two different linguistic signs and takes no consideration of the feature of picture book. Picture book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tex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pictorial signs and verbal signs as the way of expression and narration. And in most cases, it is picture tha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text nar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icture books. Hence, the current research view seems inadequate and needs to incorporate new perspectives such as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which places the equal importance onto the pictorial and verbal signs. This paper based on Jakobson's translation trichotom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the translation ontology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nd discuss the fidelity and cultural issues in their translation proces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which in author's opinion should be re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means for achiev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or's decision-making, and if possible, as a new angle necessarily adopted for the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ranslation;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ctorial and verbal signs